

长江上的战斗

辛 雷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長江上的战斗

辛雷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3/4 印張 51,000字

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5,000

統一書号: 10009·27

定价(5)二角四分

長江上的战斗

辛 雷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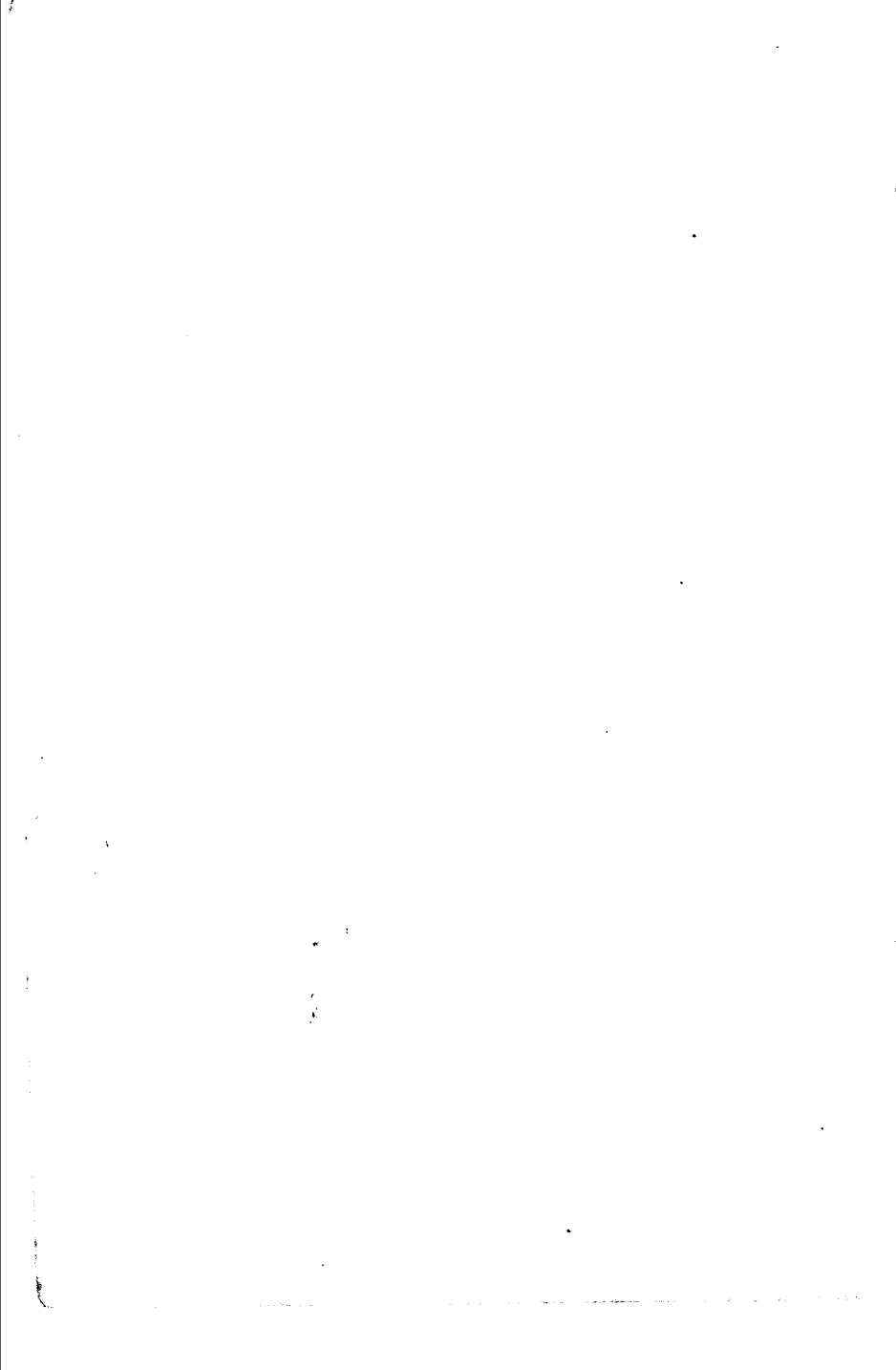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里包括五篇小說，从各个方面描寫了建設長江大桥的人們的生活面貌。小說中描寫一个青年人怎样熱愛工作，希望成个地質学家；描寫一个女鑽探工怎样刻苦鑽研，掌握了技術；描寫一个青年学生怎样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成長起來。小說通过生動的事实，反映了工人的劳动熱情，和工地上蓬勃的气象。

目 次

長江上的戰鬥	5
“小地質家”	15
女鑽探工	21
長江上的鑽探	37
實習生	59



長江上的戰鬥

在江邊鑽探隊部辦公室的屋簷下，那枝活了幾十年的古藤，好像返老還童似的，生氣勃勃，長滿了又肥又大的綠葉，照映得辦公室充滿了綠色的光輝。

在這個辦公室的角落裏，坐着一個默不作聲的老人。尖瘦的下巴，額門和眼角全是深深的皺紋，眼睛放射着清幽幽的光輝。他兩隻手，總是瑟瑟縮縮地插在袖筒裏，眼睛一霎一霎地看着人，听着人家說話。

辦公室裏，籠罩着一層淡淡的藍色的烟霧。石隊長、方指導員、工程師、技術員……他們正在爭論着鑽探船週圍的防浪問題。正在爭論得最熱烈的時候，突然一股旋風鳴的捲進來，窗戶“砰啣”一聲關上了，桌子上的紙張，打着旋轉，飛落到地上。

辦公室裏的人們，好像給什麼嚇住了似的，爭論截然停住了。人們都低下頭往窗外探望，窗外古藤的葉子，急躁地嘩啦嘩啦作響。

方指導員喃喃地說：

“糟了！又起風了！”

石隊長慌忙抓住電話，搖氣象台。

坐在角落裏那個默不作聲的老人，站起來了。他脚步輕輕地走到衣架邊，取下了雨衣，走到門口，一隻手抓住門扭，回過頭來，兩眼一霎一霎地望着石隊長打電話。他顯然表現出又急於往外走，又想停一下听听氣象台說些什麼。

“喂！你是氣象台嗎？我是長江鑽探隊呀，我問一下，今天有大風沒有？啊，七級風？……”石隊長放下听筒，鼻孔出了條長氣，眼光向角落裏好像要找什麼。那個老人知道石隊長是找他，聲音清亮地說：“石隊長，我在這裏，我上船去了！”

石隊長高興地笑了笑，說：“對，對，對！張師傅，你上船去！快點去！把情況告訴他們！”

這個老人走了。

方指導員突然想起了個什麼，忙跑到門口，叫道：“老張，老張呀！怎麼不見了？”他一面喊，一面趕，趕到大柳樹下，才把他叫住了。

“老張，你去，索性叫他們停鑽好了！不要讓小伙子們冒險幹，千萬別叫器材受損失，要注意安全，絕對保證不出人命事故！這責任交給你了，你負完全責任啊！好了，你走吧！”

張師傅跑着，腳下的石子响着，蹦濺着。

他跑到碼頭，天已經陰下來了，風浪也來了，浪頭撲擊着碼頭，發出砰砰啾啾的巨响。整個江面，奔騰叫嘯，變成一起一伏的“邱陵”了。平時來來往往，稠密得像趕集似的大小船

隻，現在都不見蹤影了；小輪船也駛到漢水避風去了；大輪船也停泊在碼頭不敢走動了。整個江面，完全給兇惡的風浪統治着。張師傅站在碼頭邊，浪頭好像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似的，張牙舞爪的向着他的脚尖猛然一撲。張師傅滿不在乎地，兀然站着，動也不動，在那裏瞭望。“啊？怎麼掛起黑球來了？難道出事了？”他豎起耳朵一听，隱隱約約聽到些零碎的鐘聲。他慌了，急了。他好像對着面前一個人生氣似的順嘴說道：“划子哪裏去了？真要命！到緊急時不見了！……”他急躁地踩着腳轉了兩圈，突然發現在上游三百來步遠的岸邊，拴着一隻划子。他跑去一看，原來就是鑽探隊的那隻。他跳上了划子，就直向江中的鑽探船划去。

張師傅雖然搞了一輩子的划子，經歷過無數次江上的風險；可是，平時遇到這樣兇惡的風浪，是不冒這個險的。今天，他什麼都不顧了。

他駛着划子，趕着浪頭走着。在他的耳邊，傳來一陣陣低沉的嗚嗚聲。這聲音若斷若續的響着。你認真聽時，沒有了；你不注意聽時，又響起來了。這好像從江底發出來的，又像從半天空傳來的，張師傅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，這是暴風的預兆，這是從遼闊的天空，從遠處的山峯颯來的風聲。

今天的風浪真不小，不管你怎麼躲閃，浪花總是潑到划子上，划子已經進來不少的水了。這時，他心裏想：“媽的，搞了一輩子划子的人，今天要給淹死在風浪裏，那真叫伙伴們笑掉門牙了！好！看你厲害還是我老張厲害！”他兩腿夾住舵把，向撲來的浪頭招架着；兩手握住雙槳，使盡全身氣力，向前划着。

他知道怎样利用浪头的力量，怎样赶浪头，怎样对付侧面横撲來的浪头。

這時，他倒变得十分沉着鎮靜了。他的臉孔和平時在陸地上一樣，很自然；眼睛直望着江中的鑽探船，兩隻胳膊青筋飽綻地搖着雙槳。远远看來，好像他倒是悠然自得似的。就这样，小划子在浪花飛濺裏，好像一隻小燕子掠過江面似的，直往江中飛奔。一会鑽到浪叢裏，岸上什麼都看不見了；一会飄浮到浪尖尖上，岸上的人家，就像在腳底下。

浪花打在他身上，濺到他的臉上，迷住他的眼睛。可是，他什麼都不在乎。他划着，使盡全身氣力地划着，運用着自己幾十年的經驗對付着眼前這兇惡的風浪，向前划着。他很懂得船伏的生活：每前進一步，都是要經過拚命鬥爭換來的。幾十年的船伏生活，把他鍛鍊成天不怕、地不怕的頑強性格。

不到二十分鐘，他的划子安然的在鑽探船邊靠攏了。

“張師傅來了！”“張師傅來了！”鑽探船上大伙喜出望外的，都蹦起來了；又黑又胖的划師傅，兩隻手好像鐵鉗子似的捏住張師傅的胳膊，露着雪白的牙齒，眼睛笑成一條縫的說道：“哎呀呀！謝天謝地你可來了！這裏我一個人可負不起這個責任呀！”張師傅兩手撫住胸脯，喘着氣，笑了笑。在這樣風險的時候，張師傅來了，不知怎麼回事，大家的臉孔忽然變得輕鬆起來了，說話裏也有笑聲了，他們忽然覺得好像回到了陸地似的。

張師傅臉孔嚴肅地，不聲不响，走到鑽孔旁邊一看，下到江裏去保護鑽杆的套管，跟着浪頭一起一伏，像隻怪物似的直

往船底衝擊，把船底撞得砰啪响。

刘師傅沒等張師傅詢問，就搶先說道：“我給大伙說了，管子要把船底戳穿，咱們这夥人連性命都沒有了！我們就決定把套管接長它，讓它从鑽孔伸出船面。可是，接了半天，这傢伙好像瘋狗似的乱碰乱撞，接不上！”

張師傅沉着个臉，趴下去，腦袋伸到鑽孔口，往机台下看了看，說：“給我个安全帶！”

一个青年工友叫小周的，忙劝道：“張師傅！你讓我下吧！浪太大了，你恐怕噲不住！”

張師傅噉着个嘴，也不答腔，束好了安全帶，把繩头交給他，叫他把繩头拴牢點。他爬下去，鑽在机台下，還沒有坐穩。一个浪头就直向他撲來，不歪不斜，正正擊在他的背脊上。幸而他兩隻手抓住了机台下的鉄支架，沒有把他打到水裏去。可是，背脊全灌滿了水。蹲在鑽孔边的刘師傅，看見浪头擊到張師傅身上，他全身打了个冷战，急着叫道：“老張！站穩呀！”張師傅答道：“給我遞根千斤繩！”他想先用千斤繩把套管从船头下綑住，把它拖出來，再來接管子。正当刘師傅給他遞千斤繩的時候，一个大浪头鳴的一聲來了，把船高高地一拋，套管突然好像一隻从窩裏衝出來的猛獸，濕淋淋的張開大口从船头下鑽出來，朝着張師傅坐着的鉄支架上一撞，張師傅一閃，掉到水裏去了。他眼睛一陣黑，祇听到好像房屋倒塌似的一聲巨响。接着一陣漩渦把他捲着，他覺得飄飄蕩蕩的，腦袋碰着什麼东西，用手往上头一摸，他想到：“我怎麼給捲到船底裏來了？”他拽住安全帶的繩子，往上一游，潛水出來了。睁

眼一看，他剛才坐的鉄支架給撞坏了，船頭前面的机台也給撞散了。“怎麼船上頭靜悄悄的？沒有說話聲？難道人都掉江裏去了？”他抓住安全帶的繩子，爬上船去了。筋疲力竭地，喘着，暈暈糊糊的翻開眼皮，定神一看，原來由於剛才一陣劇烈的震蕩，伙伴們都一個一個暈倒過去了。有人倒在鑽机後面，有人倒在船舷邊，還有一個倒在鑽孔邊，一條腿掉到鑽孔裏去了。“這一定是套管頂撞得太猛，把人摔倒了。”他想：“要是再有一個大浪，人都得拋到江裏去。”他先跑到船舷邊去，把那個人抱起來，原來這是小周。他迷迷糊糊的問：“我現在在什麼地方了？”張師傅安慰他：“我抱住你了！你睜睜眼吧！”說着，就把他抱到鑽机旁邊，讓他靠着水泵。他臉都發白了，歪在一邊祇是嘔吐。張師傅再去抱材料員趙炳才，他好像說夢話似的叫道：

“套管掉江裏了！大家來搶呀！……”他的拳头一揮，把張師傅揍了一拳。張師傅抱了他，悄悄攔在小周身邊。別的伙伴們都慢慢清醒過來了，張師傅把他們攙起來。人，是暈暈糊糊的，長江兩岸在旋轉，黃鶴樓一会昇到雲彩裏，一会落到無底的斜坡下。

過了有十來分鐘。張師傅和刘師傅兩個，站在鑽孔邊，看着那根套管，在船底下還不斷地亂撞。刘師傅兩手叉着腰，搖搖頭。張師傅說：“鉄支架都坏了，不能下去了。我看得用繩子拋下去套它……”

刘師傅說：“試試看。”

張師傅回頭看看夥伴們，還沒歇過來，一個個都歪在鑽机

附近。他走过去，对大伙說道：

“同志們，風浪不讓咱們歇呀！再歇咱們都得餓大魚了！”他這一說，大伙都掙扎着站起來了。

張師傅找了根粗繩子，打了個活結，站在鑽孔邊，等着套管頭從船頭下鑽出來。小周看那套管不往外鑽，拿了根木杆子一撬，管子嗚一下上來了。張師傅看得準，把繩套往下一拋，恰好，把管頭套住了。大伙滿高興的捆了上去，拖住套管往鑽孔口拽。小周扔下木杆，就幫着劉師傅抱來一截管子，往鑽孔下的套管上接；張師傅拿起鏈鉗就擰；大伙好像一羣猛虎似的，咔嚓咔嚓，幾傢伙把管子接上了。接長了的套管從鑽孔伸出來了。

小周用鉗把使勁地在管子上叮噹一擊，指着它談諧地罵道：“管子呀！剛才你是山裏的虎，水裏的龍。這會呀，你成了個甕裏王八了！”他這一說，把大家逗樂了。

這時風浪小了。

工友們沒活幹，都鑽到帳篷裏歇着了。

張師傅一個人，站在船頭，兩手疊在背後，望着東南方，發起愁來了。在東南方起了一陣黑壓壓的烏雲，往這個方向奔來。

小周從帳篷裏鑽出來，走到船頭問道：“張師傅，風小了，咱們開鑽吧！”

張師傅指了指東南角，說：“你看！又來了！”

“這雲彩興許不要緊吧？”

“不要緊！這是一場暴風雨！你不看它的來頭？”

“那怎麼辦呢？張師傅！”

張師傅沒回答，他想到：“這場暴風雨一來，連這隻船也不保險。”這船幾個錨都是他經手拋的，他很清楚：靠武昌這邊，河床是光板石頭，錨吃不上勁。“小輪船又來不了，要是出個事故怎麼辦？”他皺着眉頭，咬住嘴唇，盤算着。

劉師傅從帳篷裏鑽出來了。張師傅向他招了招手，拉住他，指着東南方給他看。劉師傅嘆了一聲，吐了吐舌頭，放低聲說：“我看趕快把人送上岸去吧！”

張師傅兩隻手交叉在胸前，一字一板地說：“是的！現在我和你商量的是怎麼送法才保險？”

劉師傅也是搞過十多年划子的內行人，可是他不敢擔當這個責任。他好像很客氣似的，笑着答道：“你有經驗，你掌舵，我划槳！”

張師傅知道他不想擔當這個重大責任，也不和他爭論了。祇說：“現在問題是怎麼下船？從哪條水路走？在哪个碼頭靠岸？”劉師傅把腳步挪動着，低着头，開始皺眉頭了。

“把划子向鑽探船拉緊，放個梯子下去成不成？”劉師傅說。

“恐怕不成，這浪的力量不會小的！纜索驚不過它；我看，得利用它的力量，順着它的勁來幹；你看這划子拋得和鑽探船一般平，把人往下攔，你看可以吧？”張師傅望着他。

“哼，這個玩意……”

“你拿兩個救生圈先下去！”

東南方的烏雲，已經蓋到頭上來了。整個天空好像扣了

个大黑鍋。江面的大浪又起來了。

小周站在帳篷口，大聲問道：“張師傅！大風大雨要來了！到底怎麼辦，快決定吧！”

張師傅轉過身來，昂著頭答道：“好吧！都出來吧！把你們送上岸去！”

那個材料員趙炳才，磨磨蹭蹭的從帳篷裏鑽出來，苦著個臉，走到張師傅跟前，擔心地問道：

“張師傅，這樣大的風浪，不保險吧？”張師傅用手掌把胸脯咚的一擊，响亮地答道：“我保你的險哪！”大家都對材料員解釋道：“你放心坐你的划子吧！張師傅做事，他要辦不到的，他不隨便說；要說出來的，就不含糊！”

工友們這時覺得張師傅比平時更可愛，更年青了。平時見他話都不要多說，兩隻手老瑟瑟縮縮的插在袖筒裏，好像沒一點生氣。到了緊要關頭，他就變成另外一個人，變得像生龍活虎似的，和他的年紀很不相稱；伙伴們特別喜歡他。

張師傅，現在面對著這樣一個帶著危險性的任務，心臟不住地跳動著；他心裏有點害怕，臉孔好像雕刻的塑像似的，異常堅決頑強；兩隻眼睛，好像要冒火星。他兩袖一捲，兩手抓住材料員的兩個胳膊，說道：“我提住你，往小划子上放，你自己稍使點勁，不要害怕！”說完了，就趁著浪頭把小划子拋得和鑽探船一般平的一瞬間，使盡全身氣力，把他一提，往小划子上一擱。馬上指著他說道：“你別動了！再動就不保險！”

接著，就是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。

張師傅最後警告大家：“不管浪打也好，水進艙也好，船

歪也好，大家要沉着气，千万别乱動！要是乱動，我一概不負責！”

張師傅掌舵，劉師傅划槳，趕着浪頭走。張師傅看着浪頭怎麼來，他就怎麼駕舵對付。小划子好像一張樹葉似的，從這個浪頭飄到另一個浪頭上去。

浪花飛濺着，小划子在浪花裏飛奔着。

整個江面，在奔騰叫嘯着；小划子沉着、老練、机灵、巧妙的向岸邊駛着。

不到十分鐘，小划子安全到岸了。

人們剛上了岸，暴風雨驚天動地的襲來了，張師傅兩眼迸射着強烈的光芒，好像下命令似的指着青年工友小周說道：“小周，你馬上飛跑趕回隊部，把情況向隊長報告！我和劉師傅馬上趕回鑽探船去！其餘的人找地方一面躲雨，一面等候任務！”

一九五五年四月於漢陽

“小地質家”

冬天的深夜，窗外大雪紛紛。

在地質隊辦公室裏，我和宋隊長兩人，坐在火爐邊默默地烤着火。遠遠地聽到有人唱着歌，慢慢地歌聲越來越響了，接着院子裏有單調的脚步聲，咯吱咯吱地響。我望着辦公室的門，宋隊長小聲地說：“這是小田！這小鬼又不知道來搞什麼了！”接着，門吱扭一聲開了，原來是一個凍得像橘子般鮮紅的小臉蛋。他把舌頭一伸，不唱了。

宋隊長咬着個點着紙烟的象牙烟嘴，兩眼從眼鏡框上，望着他，聲調含糊地問：“小田！這麼晚你還不睡呀？”小田走過來，笑瞇瞇地顯出兩個酒窩說：“剛才我睡下了，有個地質問題搞不通，我來找找參考書。”說完他就跑到又高又大的書櫃那邊去了。

我低聲問宋隊長：“剛才在新黨員入黨宣誓大會上講話的就是他？”

他點點頭。接着瞟了我一眼，湊近我，小聲地說：“這小鬼